

五 結語

無論撤軍或裁軍談判，成功的癥結所在是必須：無祕密、全面的、有誠意、互惠平等、以及集體安全的注意。雖然此次蘇俄建議，在表面上看來蘇俄實具誠意，大有東西解凍與歐局和緩的可能趨勢。然而蘇俄在地中海、印度洋、加勒比海不斷擴張軍力的實際行動，不得不對其真正欲撤軍的動機、目的與企圖小心求證，尤其對蘇俄的誠意要多加一個問號。北約組織由於土耳其與希臘內部的問題而分散了力量；由於法國的退出軍事機構而削減了北約軍力；由於挪威同意芬蘭所提「斯堪的納維亞」成爲不設防核武區計劃，有意與瑞典堅守中立立場，而使北約分歧；由於冰島的不具有防衛力量而不

重視北約的防禦措施；由於加拿大的撤軍與美國徹底執行尼克森主義也將可能撤軍的情況下，北約組織也許就因此而分別離析不能繼續存在，而由另一個歐洲各強國——英、法、西德、義等所組成的新機構取而代之。但是在新機構未產生之前，北約組織仍有其存在的必要與價值，其對北約各國、對歐洲、對世界的安危存亡都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尤其與蘇俄、華沙集團舉行撤軍會談，更必須有確切的把握、具體的保證，始可慎重進行，也才有成功的可能性與希望。否則徒增蘇俄欲瓦解北約組織、削弱美國在歐洲的軍力與影響力、分裂民主自由集團以及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機會，而達到其赤化世界的極終目標。

民國六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完稿

法國與西歐之政治統合

陳澤豐

自英國首相奚斯和法國總統龐畢度在巴黎會晤，對於英國加入共同市場問題獲得原則性決定後，西歐政治團結的呼聲一時又甚囂塵上。英、法、德三國是構成歐洲的三大柱石，過去它們相互猜疑，彼此對敵，使歐洲經歷了兩次浩劫，至今創痛猶深。「歐洲煤鋼共同體」(La Communauté Européenne du Charbon et l'acier)的創始人舒曼(Robert Schuman)曾說：「歐洲如果沒有英國參加，則不成其爲歐洲」。現在西歐能否經由其經濟共同體的擴大，進而走上政治統合(Political integration)的道路，這是西方政治家、學者爭論不休的一個老問題，就中尤以法國所採取之態度最關緊要。

一 法國人的歐洲觀

法國人素以「愛國心」或「民族感」(Sentiment National)著稱，但同時秉賦有「歐洲精神」(L'esprit Européen)。前者偏狹、存私，以現實利益爲考慮，後者開敞、爲公，具崇高之理想，兩者表面看來似有不能調和之處。或問：一旦必須以歐洲爲重時，法國人是寧犧牲其現實利益以追

求崇高理想呢？抑乾脆放棄理想而求保存其利益呢？

其實，對法國而言，「歐洲」與「法國」並不是兩樣非對立不可之物，問題不在對那一邊較爲忠貞，或兩者選一，而在尋求法國於穩固、團結的歐洲中保存其特性，扮演其角色。法國人深信，法國的影響力唯有在强有力的共同體中，始能發揮淋漓盡致。

法國人常說：「做爲一個法國人，已經有兩千年；我們先覺得是法國人，後感覺是歐洲人。」戴高樂的口頭禪則是「法國，便是法國」(La France, C'est la France)。「法國，就應該是法國」(Il faut que la France Soit la France)。我們從這些話可得兩點啓示，第一，法國人以做爲法國人而感到驕傲，對於他們的過去同樣引以爲榮。第二，對於現在的追求，法國人仍充滿着信心。

根據法國民意測驗顯示，百分之六十七的法國人贊成歐洲的聯合統一，反對者只有百分之十。如以年齡分析，自一九四五年以後出生的一代，沒有經歷戰爭的痛苦，多傾向於歐洲的一統，而與五十五歲以上的一代態度有所不同。若以職業分，知識份子對歐洲的聯合鼓吹最力，而農民、工人則取保

守退縮之態度。換句話說，對歐洲事務瞭解最多最深者，對促進歐洲的聯合也最友善、積極，反之，則最具敵意。

法國人在原則上贊成「歐洲合眾國」(Etats-Unis d'Europe)與英國之加入共同市場，甚至歐洲議會之選舉，但若他們犧牲某種利益時，他們便躊躇不前。舉例來說，法國人願意與義大利人合作建立歐洲，但反對工人之自由流通，對義大利工人在法國工作一事極感不安。再如，若以法國納稅人的錢去幫助歐洲最窮的美佐基涅諾(Mezzogiorno，在義境)地區的開發，法國人也不樂意。

人性是自私的，理想與現實的調和更是一件困難之事。法國人希望成立一支歐洲軍隊，各國採取共同的外交政策，但不願有一個歐洲政府來決定大家的繳稅額或渡假的日期，這是自然的。總之，一九七〇年代的法國人，一如他們半世紀以前的祖先，同樣富有愛國心，但比較傾向於做一個歐洲人(Euroman)。法國人甚至一個強盛、獨立，與美俄兩巨強鼎足而三的「歐洲合眾國」早日出現，法國在其中永遠具有影響力。歐洲的成功，也就是法國的成功。

二 龐畢度的歐洲藍圖

龐畢度就任總統後一年，於一九七〇年六月廿八日出巡阿爾薩斯時，在其首府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曾就歐洲問題公開演講說：

「歐洲唯有尊重其構成國家的特性始能完整，唯有保持與所有國家，特別是東歐國家的友好和密切關係，始可建立。換句話說，歐洲不該以集團的姿態出現，而應成爲合作、解凍與聯繫的一個強而有力的工具。」

同年七月二日，龐畢度在出發前往波昂與西德總理作高階層會談前夕，舉行任內第三次記者招待會。當其被詢及有關西歐政治合作的機會時，這樣說：

「我們看到，西德最關切的是分裂的德國問題，與東歐國家的關係問題，英國則以進入共同市場爲其主要考慮，但同時又保持與非歐洲的美國之特別關係。至於法國，它在世界各處都有些微的利益，而且與其歐洲伙伴有不盡一致的習慣。因此，若說明天便有一個政治聯合，那純粹是幻想。所謂合

法國與西歐之政治統合

作，只是彼此會晤、交換意見、磋商，以期有朝一日獲得共同政策罷了。……幾世紀以來，一個聯合的歐洲始終沒有出現，因此，更需要無比的耐心和信心去獲致它的成功。」

半年後，也即在今年一月二十一日記者招待會上，龐畢度認爲「建立歐洲是可能的，而且必要的」。但龐畢度構想中的歐洲是怎樣的一張藍圖呢？那是西歐國家決定統合其經濟，協調(Harmoniser)其政治的一種「邦聯」(Confédération)組織。根據龐畢度的主張，「歐洲邦聯」的結構大致如下：

(1)「歐洲邦聯」的權力機構，將不是獨樹於各國政府之外的理事會(Commission)，而爲各國政府指派的部長所組成的部長會議(Council des ministres)。

(2)遇有重大之決議案，必須取決於成員國全體一致之同意，而不採多數決。觀此，龐畢度想憑藉「否決權」以維持法國之影響力、政治獨立以及對歐洲組織之控制，用意甚明。

(3)一旦有一真正的歐洲政府出現，勢必也將設立一個歐洲議會。今年五月，龐畢度乘訪問比利時之際，對「歐洲邦聯」訂出以下三項條件：

(1)每一個歐洲國家的特性應受到尊重，各成員國必須協調它們的政治與統合它們的經濟。

(2)歐洲必須和世界各國，特別是東歐共產國家，建立友好之關係；歐洲的發展應和它與開發中國家及東西方各國間的自由經濟關係相配合。

(3)歐洲必須真正是歐洲的，如果它要推行它自己的政策及在世界上的扮演它本身的角色時。

綜觀上述，龐畢度心目中的歐洲，並非是一個會員國平權、共享利益之歐洲，也不是一個以歐洲爲結合體對世界盡其應盡責任的歐洲，而毋寧是一個以法國爲領導中心，爲法國利益着眼的歐洲。法國想做歐洲的盟主，歐洲必須唯法國馬首是瞻，這不啻是戴高樂政策的繼續，因爲龐畢度曾如此強調：「唯有一個強大的法國，始可使歐洲找到它的平衡；唯有一個強大的法國，才能使歐洲表明它的獨立；唯有一個強大的法國，方可使歐洲獲得大家的

承認。龐畢度自以為，只有在法國領導、設計下的歐洲，始能保持它的獨立，與美國了無糾葛。戴高樂的錯誤，在於認定西歐國家必須以法國為首，龐畢度承其衣鉢，主張並無二致。所不同的只是，戴高樂以為歐洲的統一唯有透過反美始能完成，龐畢度則認為歐洲的建立，不一定要反美，他可以接受一個已減低美國影響力的歐洲。

三 西歐政治統合的障礙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歐洲的團結、聯合更非一蹴可幾的。歐洲由「煤鋼聯盟」的設立以至「共同市場」的擴大，其過程之複雜艱辛，為此提供了最好的證明。

西歐要想達成政治之統合，除了各國之立場與利益有待調和外，會員國間尚存在有若干明顯的歧見，茲分述如下：

(一) 統合 (integration) 的範圍問題——歐洲或建立成爲一個美國式的「歐洲合衆國」，或組織一個瑞士型的「歐洲邦聯」，真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以龐畢度爲例，他贊成「歐洲邦聯」，但只主張經濟之統合，而摒棄政治之統合。

(二) 超國家 (Supranational) 問題——此與前述第一項問題可以說是一體之兩面。西歐國家如荷蘭、比利時認爲，小國地位在一個強大的共同體之內將更能獲得保障，故傾向於限制國家主權，主張另成立一超國家性質之組織。但大國如英、法立場一致，對此不表熱衷。

(三) 歐洲語問題——英國等四國入會後，勢將改變共同市場的語言平衡，龐畢度有見於此，特提議仍以法語爲今後共同市場十國的工作語言，他有所根據的理由是，英文不僅是英國的語文，也是美國的語文，歐洲既欲與美國有所區別，共同市場自然仍將以法文爲主要工具。法國總統此一主張，曾引起荷蘭與英國報紙極大不安，譏之爲「一種未經證實的文化帝國主義」。語言的流佈與政治影響力有其密切關係，法語僅排行世界第十一位，在歐洲講法語的人口爲數不到一億人，不及西歐國家之半數，龐畢度有意忽略此一事實，自難獲得非法語國家的贊同。

若干年來，西歐許多政治家一直以爲，若聽任美、俄的超級強國政治繼續發展下去，甚或加上中共成爲三角性的競爭，則目前的國際緊張局勢不僅無法緩和，亦且必將促成核子戰爭的爆發。所以他們相信，唯有西歐國家團結起來成爲一支第三力量，才能逐漸消弭這種可能的浩劫。

如果要使西歐成爲國際事務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必須有賴於西德、法國和英國之成立一個「三角聯盟」，以共同領導西歐。

美國自第二次大戰後在經濟、軍事和政治上，一直支持與鼓勵歐洲的統一，因爲美國深信一個統一的歐洲對於世界和平必有其重大貢獻。美國沒有歐洲，可能重蹈第二次大戰前那種以自我爲中心，充滿理想主義的孤立路線，歐洲若與美國分離，則在面對蘇俄的軍事威脅下，甚難確保其政治的獨立和穩定。故「歐洲合衆國」或「歐洲邦聯」之組織，實不應以反對美國或其他強國爲前提。

「歐洲」自倡議到發展，已有一段漫長的路程，響應者多爲一時俊彥。法國衆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蒲洛意 (Jean de Broglie) 更是鼓吹不遺餘力，他甚至以一九八〇年做爲「歐洲」的完成年代。但從實際情形衡量，這個崇高的目標非再經三、五十年的努力，恐將永遠止於空中樓閣的地步。

亞洲共禍，始自中國大陸，自必終於中國大陸；亞洲共禍由中國共匪之倖逞而勃發，亦必須由中國共匪之滅亡，而後方得根除。

蔣總統嘉言錄